



劉夢得文集

二

集紀

唐故李相國集 唐故韋公集

唐故令狐公集 唐故盧公集

唐故呂君集 唐故柳君集

董氏武陵集 澈上人文集

唐故相國李公集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網
緼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
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于訐謨宥密
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讐驟示
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為大巨
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
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
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
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
內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十八九公寔得時
而光焉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
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賦外甲科授秘書
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

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
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
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儻
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
語半省曰將柄用子大宜稔熟民聽遂出為戶
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躬然有直聲及
冊免而聞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為尚書歷御
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
釐登齋壇皆再焉太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
二歲坐氣剛玉折海內冤惜之後三年嗣子前
京兆府戶曹掾璆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
泣持遺草請編之肇白從試有司至于宰天下
詞賦詔誥封章啓事謨詩贈餞金石颺功凡四
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啓沃之際
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鍾駭聽瑤瑟清骨
其在翰苑及登台庭亟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
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
信哉始愚與公為布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
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
文至論事跡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感唐

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策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詞標文苑徵立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均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道遙公復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于佛書尤邃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政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

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聳不庭宿兵寢久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詎所善公在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游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劾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內翰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爾不寬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春秋未親庶政或有凝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宮壺閒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

關決唯內署得參焉羣議聞及胡貢然俟公一言而

定哉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明策勲第一擢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

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

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

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

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暴債以朝服委

地同列白奏措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

在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

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且以不起

聞贈槨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

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詞以冠

其首謹按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

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屢爲主自入爲學士至

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

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

雨寢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

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學論

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擢言利者其辯

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

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

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習之悄然謂蕃

曰朝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

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爾韓柳之逝久矣

今朝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賣恨無已

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

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嘉蕃之虔恭庶幾

能世其家固不讓云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煥耀藩方如霏煙

祥風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

令狐公實當之公名楚字殼士燉煌人今古數

于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

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即冠參貢士果

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

瑯琊王拱識公於童丱雅器異之至是拱自虞

部正郎領桂州鏡於辟賢以酬不次之遇先拜

章而後告公旣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爲人

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

家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于并州凡更

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
右一作左拾遺歷太常博士入爲尚書禮部員外郎
性至孝旣孤以善居喪聞喪除爲刑部員外郎
時帝父下嫁相禮缺官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
之答上親臨帳幄簾內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
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
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甚適有
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爲首遂轉
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
內制武帳通奏栢梁陪讌嘉猷高韻冠于一時
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即戎以督戰公草詔書
詞有涉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
罷內職歸閤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
以試之及牧華州兼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
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又七月
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
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位日
淺遣時大變穆宗踐祚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
機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畧位充山陵使七

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贓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
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兼御史大夫恩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貶衡
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
陝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寢不檢
下獲譴今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次陝一日重爲
賓客分司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授檢校禮
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汴州爲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峻刑
右武疑似沈命號爲危邦者積年公但以清儉
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羣疑以禮讓汰慘
急自上化下速於置郵汴林革音無復故態墮
書勞之就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
大臣未識天子願朝正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
戶部尚書俄爲東都留守又轉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鄆州刺史太平軍節度使後以王業之始
實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尚書徵
換太常卿真拜尚書左僕射太和九年冬十一
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
召公決事禁中以見賢通事傳古義爲對其詞

謹切無所顧望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
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幹利權既非素尚乞請牢
讓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
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薨于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齊終之前一日自修
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
或闕意竊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于愍冊
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泉之夕有大星殞于正
寢之上光燭于庭天意若曰既稟之而生亦有
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初憲宗覽國書
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爲台臣獨
召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
郎兼謨爲對即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他日相
銜者因扶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
即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寃之嗟
乎天之於賦子也甚嗇而難周公獨富文華丁
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友愛才與物合
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既免喪嗣子左
補闕絢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
左論德子弘分司東都員其笥來謁泣曰先正

司空與丈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
友非他人也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噓長號子亦
爲之大慟收淚而視分當編次之始公參大鹵
記室以文雄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御拜
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許謨密勿
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
敵者執而運之所如皆合在藩營萬夫之觀望
立朝貴羣寮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
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
文章之用極其致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
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晉僕射夢入授大筆如
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老武哀冊
文乃珣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
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
之而信故以爲首冠尊重事也其他各以類聚
著于篇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
孤桐卽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猶
實生故以而益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

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驥首
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祕
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
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為左補闕河南
府司錄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為飛
語所中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為膳部員外
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王
所為虜劫執公墮脅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
貶永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
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
相崔太傅時為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一
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翱翔雲路不虞
贈則層繳威名先物易生鵝痕三至郎署坐成
遺羞反踏蹬江臯栖栖沒齒見知者恨之公遠祖
元魏北齊後周皆為帝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
諫議大夫顯然真隱者也公下世後七十三年
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常經亂離多
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

五行秀氣得之若多者為俊人其色激灑於顥

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夫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
學而致者如工人漆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
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
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為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
萑莆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為
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寔生是時而絕人
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為貴士之冠
名聲西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丙
一作科連中銚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
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
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
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
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
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沒後十年
其子安衡泣捧遺草來謁咨余伸之成一家言
凡二百篇和叔名温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
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質通
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
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俊賢交重氣傑
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

疑考要皇王霸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閒詆訶角逐疊發連袪得一善輒軒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回注鸚鵡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與復起夫政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

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榮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俊少檢獲訛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

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錙尋尺隨限而盡如

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絳羽

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佺字庶中幼侍屬詩者晚而不衰心源為鑪筆端為炭鍛鍊元

本雕礪羣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泐濁協為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負

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閒身以廷尉屬外象杜負外甫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信李仲郎紆迭以章句揚於當時

為荆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為味咏

時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常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為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

于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

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入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

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任不暇器入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聲去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卧于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漱上人文集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漱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去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信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葉長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泳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一作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

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陞從

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畫公為侶然皎

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

後十七年子為吳都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

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

刪取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

間接詞客聞人誦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

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為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

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

公之如公絃孤韻警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

興畫公能備眾體畫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

園新寺詩去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

云青蠅為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閩域

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三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四

雜著

鑒藥

評吐

嘆牛

傷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因論七篇序

子劉子間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
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
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
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
辭匪立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劉子間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非知其旨血氣
交冷煬然焚如客有謂子子疾病積日矣乃今
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跛者
造焉而善馳矧常病雅將子詣諸子然之之醫
所切脉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
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乘所由致也今夫藏鮮
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為美疹之囊囊爾我能

攻之乃出藥一九可兼方寸以授余曰服是足以淪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劑去也子受藥以餌過信而臆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絕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或聞而慶子且開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奮術以自貴遺患以要平財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子昧者也泥通方而狃既効猜至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疔瘡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咤曰吾固知夫夫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躡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許吐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吐增增扶斑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子曰斯宋人梁人毫人頽人之逋者今復矣子愕而許云子聞隴西公暢轂之止方踰月矣

今爾曹之來欣欣然似恐後者其間有勞碌之傳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術歟碩鼠亡歟瘻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豐而武臣顛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驚其理而憐其賦民非堪命是較于他土然咸重遷也非阡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改爲丞相也能清淨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常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子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矣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黜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嘆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

環數何足之病數今穀隸然將安之數叟攬糜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一作顛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輟不憤乃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腴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辨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宴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颯然而哈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鬻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旣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陔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僦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旣釋縛纒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櫛以室之灰以瑾之斲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靈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遏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竅隙潛澍渙然陰漬至乎淹黃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坵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圯于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歎然目視而言曰曩予兢兢也汨洪波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淥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因而後僦斯井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絳邇之子傳傳吏適傳

呼曰乘駟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為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促音如京師頃其至則仇然五輩咸碩其體殺其容動睛睜如曳趾岌如顧瞻低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伍由將授也悅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憑有壘舟如泐者扶鼎如飛者綯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償者履巨石而齋如泳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悻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袍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蠻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駟其駢籛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子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漢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眾口也攻

玉于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輟匱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陞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糝飲之汚池廐櫪也上癘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子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駟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觀之周體哈然視听然笑既而扞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觀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擘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悅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平則眾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帶帶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憊其僕獨其阜筐其惡廝其波糴以美薦秣以薺粒起之居之澡之震音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喧子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賀也微子洒然曰始子有

是馬也子常馬畜之今子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爾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撾策不知其簡雲爾昔之嗑吸也謂為疝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爾夫如是則曠日歷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愈於五穀皮乎客謾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膝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子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閒矣顧熱沴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攝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頰髮不能拍擲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疎歸反如覆瘳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一作然執杯圍侍子于前矣子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諱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躬而若簿何患之

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荅云己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其一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駭蓬如而忘乎亂面黥如而忘乎垢泊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自知也子喟然嘆曰始子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菜主庖則味乘顛廩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杜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也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四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五

雜說

弔馬文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丞相府論學事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弔馬文

馬乾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獸也故
法求於力或逸而喜駭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
德而稱者鮮焉曩子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于
肆而于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螻略其形蕭
然其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低軀非騫然
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子被皂衣于朝朝之
人多三四其壯一作性以迭馭子無兼焉水轍之
淋灘淖途之汪洋結為確犖融為坳堂前有債
翰後有濡裳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
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鉤
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度者斯擠悍者

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
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子之獲譴于闕下
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循門之南非騎所
宜夷則沮洳高則嶽嶽虎咆空林一作壘鬪荒
墟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子弗顛我馬焉依肩
屑其勞也非德而何子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
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踞踞顧望兮
頓望其鑠轡飲斲日削兮精耗氣傷寒樞騷騷
兮痺毛蒼涼路聞蹶蹶兮巴馬騰驤朔雲深兮
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噴然似不得其所而
死故其嗟也兼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
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
而蕃焉故良也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
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為友武陵有水曰龍
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礪善馳走
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何適口病聞北風
猶舉首金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荆從爾友

口兵戒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鏃鈇為下缺然知
志士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

口者兵也盡然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刑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于盤孟五月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病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塗莽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罹譖比有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藥慘乎楚鐵夷竈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筭以詈賢者誨子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伸舌猶爾辯爲詐謀默爲德基玉櫝不啓焉能瑕疵孽孽深居孰謂可嗤我口之啓爾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閫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某幼承叔父訓始勾萌至于扶踈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自不意被丞相府召爲從事重兢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余曰若知舜器乎始乎跖輪因人規矩中度外朽然而有容者理賦質堅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晡不副不聲五吏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璠金貴在清廟其用也曩

以養絜其藏也積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毳之傷偏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爲龔錫親賢爲青黃睦僚友爲璠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曩慎微以爲積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爾設有人思披重霄而挹顛氣病無階而外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尺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俸爾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非亦慘乎黥刑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俊而膏味無窮而欠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袖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遲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賓于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二異乎齒負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暮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

投擲故以博投詔之是日客抵骨于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赴趨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矣我詛分曹道迫自朝至于日中稷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如或憑焉悉詈之不泄又從而齟齬蹂躪之莫顧其十日之哈讓也乃曰非子術之不工是朽骸者不予界也請刷恥于弈碁主人促命燭以續驚神默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碁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赦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者制於人枰碁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何處之勢異爾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爲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三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零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遠余得自麗譙而

俯焉摩下今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閒錯時如在關之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緯私屬有閤在中笥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閤者彫彤及質焉在筐管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饗者列饗饌陳甃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盃孟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毳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垂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顯顯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睇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僉傳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置譁空煙埃奮糶腥疊巾屨囓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爲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三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